



孟子正義

江都焦裕廉 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

假此言以為喻此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

友道當如之何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此丁必二切

也致即密推之致為至故論語比氏春秋達鬱篇云此猶致

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為方比方猶

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

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尚云比方正其義也論

語比及於三年爾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注

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日見閔王曰已之注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

禮秋官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

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

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

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

之何孟子以此勸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

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

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左右曰顧文頁部云顧還視也

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

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疏無墮

其職秋必已篇愛則賻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

文云墮本作贖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

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為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

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

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尙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劔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又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修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疏注今

其君以道也○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臣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爲親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

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才閻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

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

人當雷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疏注如使至慎之○正

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勃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若迷若忘即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其者擬而形容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備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

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果好之必察焉

注選大至察焉

○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虞翻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論語者衛靈公篇文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注眾惡

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

疏注眾惡之

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我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忠篇云行邪者不變朋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者子臣道篇云不壞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注云壞主環德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

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為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司刑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刑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眾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注行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

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

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

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迅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

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

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諷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德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為三獨夫顏師古云獨

### 皇清經解

###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

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

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二年而未成成翟氏顛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視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為司空屬官故為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

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攷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蠹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泄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官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降於天子匠師有之鄉師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卽工師月令以其合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

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卽是道呂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異爲教令合猶命也下文言何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卽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彫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云從我之教命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注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

有萬鎰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

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

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爲鎰

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為溢漢書張良傳賜  
 秀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為一溢漢儒解溢字春與趙氏同國語音語  
 黃金四十溢章昭注亦云二十兩為溢惟文選詠懷詩黃金  
 磊何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為溢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  
 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四字  
 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釁十釁為一銖  
 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  
 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  
 兩通之是一石為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為一百九十二兩  
 一升為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不以十錢為兩  
 以一十九銖減去四錢乘二十四銖得四錢六分十銖零八釁於兩  
 百八十銖減去四錢乘二十四銖零八釁餘一十九銖零二釁置  
 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釁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  
 二釁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  
 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為  
 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  
 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  
 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  
 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  
 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

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  
 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升之一所  
 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  
 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文選注致違昔之為二十四知二十  
 四之四必為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按勘記云  
 經注中溢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  
 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  
 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琺說文云雕琢文也琢玉也則  
 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玉當為篆畫者分  
 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弗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  
 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好也攸工衛玉人別  
 有雕圭璧冒瓚璋等或有琢蔡亦羨好射弓鼻衝等篆飾別  
 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賦  
 撲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  
 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  
 治乎○正義曰萬溢為一萬二千五百斤故眾多言玉雖眾  
 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眾多而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  
 又不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

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  
命所教導其所學烏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

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

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

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

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棊三百有六旬言五

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

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勺部云勺徧也十日為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一十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旬為十日故五旬為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

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

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

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

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善者堯典文王蕭注

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棊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

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二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

為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夂部

云夂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

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

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

民喜悅筐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

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

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

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卽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未俟二仁旣喪樂師旣去乃卒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卽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故避水火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

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般民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篇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申之犇走而去是行亦卽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

無復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  
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  
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  
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覓虹也兩

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禘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

息也疏注比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

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義曰中語江氏

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

公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

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

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信公年公羊傳云古者周

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  
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  
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  
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曰弔恤卽問凶也鄭  
氏法周禮攬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鄒也鄒同  
嚮亦同向鄭氏注臯陶謨云禹禘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  
甸服其制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  
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制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其外五百  
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制當采衛服去王城  
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  
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制當其  
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制  
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  
國本禹禘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嘗  
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  
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  
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  
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  
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  
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  
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



束卽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禮士喪禮注云絜繫爲可結也是係累爲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穉里疾也高誘注云殘累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

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

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卽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卽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侯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易齊楚魏憎之侯齊而存燕施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繫倪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實重之器與

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

而止之也疏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連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

九十曰旄是旄卽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媯娶是也言是人也媯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

也女部云媯嬰媯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七母啼號安得常

聲乎驚卽嬰緊爲嬰字聲之轉緊媯嬰韻字爲小兒啼聲緊倪卽嬰兒釋名解娶爲是人之非也王晏孫廣雅疏證云釋

倪媯兒謂之媯鹿子謂之鹿小蟬謂之媯老人齒落更生細

齒謂之齧齒義並同也阮旣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兒小兒

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是燕所立君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疏伐惡至懼

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後惡無貧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鬪鬪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

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鬪鬪至鬪也○正義曰

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鬪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鬪構也構兵以鬪也說文○鬪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鬪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高誘注云鬪鬪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蝻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之義與鬪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帥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 皇清經解

####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伍者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眾名也伍一此兩一鬪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帥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軍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為軍將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為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為鄉官不在軍為軍吏此穆公德不堪任為軍吏者則聚屬他軍軍身不得為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牧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為軍吏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注言往

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

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少部云歲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歲賊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

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

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

矣疏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

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批毋得以粟于是倉無批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石批吏以為費諸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者邇者土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邇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起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

然也疏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

書云形動不生形而影響動則影聲列于天瑞篇引黃帝言言美則嚮美言惡則嚮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

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于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出鄉善於此則佚

然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  
兩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

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注孟子以二

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

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

為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  
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

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卽無已史記魯仲  
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卽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并得薛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尚

築其城以備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

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  
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

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  
不知為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為齊

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  
王以薛封田嬰為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

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  
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

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薛而在薛  
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宜王之廟在薛

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  
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

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  
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

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  
王時無疑此築薛卽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饒兼金七十鎰

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  
薛容多陳戒謂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

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  
之故諫者甚多而容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

斯城也之築曰將  
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

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彊暴故避之疏居邠○正義曰

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幽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

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

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幽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

傳疏大王府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幽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

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

周大王國左右扶風美陽外邑分聲幽美陽亭卽幽也民俗

以夜市有幽山从山从豸闕按此二篆說解可疑幽字劉

國志皆云幽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志毛詩箋郡

云豸聲非有闕也而云豸豸闕疑四假合計果以幽合邠當

山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豸闕疑四假合計果以幽合邠當

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邠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幽

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幽經典多作幽惟孟子作邠

唐開元十三年始改幽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

恕云因如幽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幽之作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邠外又衆強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  
悅說文也部云彊斷也彊強也是彊爲蟲名弓部彊有力也  
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彊迫也從力彊聲重文作彊云古文從  
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彊孟子作彊爲彊之彊省作  
彊猶彊省作彊也說文彊部云智詞也白部云智識詞也智  
乃智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  
也說文彊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辟  
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大王避狄人之避其宜作避他書作辟  
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之名其爲爾汝之書本屬  
假借書盤庚格汝果康誥汝爲小子亦作汝則汝之爲汝不  
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  
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

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造業垂統貴令

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

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

世也○正

義曰說文云糊造法糊業也從井刃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  
憲艾經典多借創爲糊故此經作創趙氏以說釋之國語周  
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糊作創矣說文云彙績也  
故以績釋繼毛本經作彙注作強石經經作彙宋本經亦作  
彙翟氏顧者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彙按爾雅釋  
詁云彙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彙成高誘注云彙勉也  
自彙爲善法即  
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

善其身者也疏正己在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

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  
于貉謂取貉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

皇清經解卷一百一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去

爲幽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

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

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

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

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

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卽皮幣秦策云鈞車并幣高誘注云幣

帛也故趙氏釋幣爲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

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壁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

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傳云元黑

亦有赤也朱深緹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  
亦幽地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  
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居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  
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疏踰梁至居  
焉○正義  
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  
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

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十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迺野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伏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依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直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曰欲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宗廟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灑考異云按桑柔詩其耆卒荒傳訓耆為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即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耆其耆老耆為贅婿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菽堦為贅婿矣劉熙釋名說贅脫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列子說符篇牛缺調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邠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南子汜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假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直父居邠狄人攻之受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父居而役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用養害所養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審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眾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幽大雅鯨篇傳云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馬也毛詩大雅鯨篇傳云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

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  
 岐山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  
 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幽此因古正  
 之下卽云處幽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  
 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  
 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  
 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  
 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後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  
 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  
 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復攻所欲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  
 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爲乃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山止于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  
 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  
 所欲者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  
 以養人也所以所以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  
 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育戎姁  
 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  
 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

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  
 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  
 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餽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  
 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  
 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  
 狄人無注是獯鬻卽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  
 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或  
 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如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注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  
 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釋此二者惟所行也疏注非已至去  
 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  
 己也是身已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  
 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  
 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  
 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  
 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卽至故以致釋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

而處之也疏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既正義云曲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是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異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予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

也疏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

皇清經解卷之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立是爲元公元公一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匄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厯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諡法解云治而無管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網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也臧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人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嬖御士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倭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倭幸孝惠時有閔儒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閔儒之類也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

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不公之出見孟樂正

子也平公語之即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注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

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見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

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為氏者魯人曾子弟

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篤子者集解引馬注云子者

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

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即見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

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

門外之有北面北上設厨厨是土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

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

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

陳五鼎羊一豕二膾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

腊鼎三楊復饌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

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

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司徹乃升羊豕魚

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膾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經

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

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造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

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冠禮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

於正祭注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

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

曰此非薄父厚母合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

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

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大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

皇清經解

卷千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疏君為來見也。○禮檀弓注云為猶行也。君為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為三字轉注。互訓君為來即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即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為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為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縮傳盧縮妻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將出定襄當軍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沮沮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遘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阻不知不為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為阻高誘注亦云沮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弗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云果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也。曰行或使之止或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夔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得遇哉。疏注尼止也。○釋詁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屺云居字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胼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屺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屺是屺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疑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彘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章指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構賢。○正義曰漢書劉向封事云讒邪進則眾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與困臧倉之詠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感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為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大旨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一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

卷千百二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二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備著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

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莖為叔孫氏公孫敖為仲孫氏公孫歸父為東門氏公孫嬰齊為叔氏鄭公孫舍之為公孫公孫申為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為駟氏公孫僑為國氏公孫董為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攝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聖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正趙氏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即公孫丑樂正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有墓公村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

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疏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

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蹵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

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敬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經典序錄曾申字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

邱明作傳以授曾由則是曾西即曾申為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為西方之辰如春秋楚圖宜申公

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卽曾申曾子之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曾子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旣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趙注例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鬪宜申字西公子申字子西側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養曾子禮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穆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懼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子曰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王氏融廣雅疏證云禮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同孫丑篇曾西蹇然趙氏注云蹇然猶蹇蹇也踧蹇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蹇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爲乎蹇回之害懿子曰夫子胥附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方焉自吾得回也門人曰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蹇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日然則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注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蹇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蹇然至乃也○正義曰

文艱字注引論語色艱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艱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艱艱色也類與艱同凡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也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曾西蹇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字字注又引論語色李如也秦策云秦王悖然而怒楚策云王怫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飲非曠日教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曾是在服曾莫聽論語會是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管仲得君如彼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會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

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

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

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

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

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子注孟子心狹會西會西尚不欲為管仲而

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

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

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

也呂氏春秋駢悉篇李裡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

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為我願之者國語

晉語云為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

章昭注並云為使也此為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

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為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

梁傳曰天子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

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延疏云史記股本紀

曰布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為之延紂為之紂即謂之

紂也亦為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會西○正義曰說文

阜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趨起薛

綜注云狹謂隘也狹隘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

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

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

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敗

合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

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注孟子言

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疏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

借用作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為猶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疏今言

易然也。正義曰：翟氏灑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甚明。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

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

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

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唯為帝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

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廟字與下當今之時當

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

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

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立外丙。外

丙之弟，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即

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

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

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殷復

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

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

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

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

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

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

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  
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賢僅至  
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日百年亦不  
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  
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  
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  
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  
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庚亦  
鄭注已發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若馬若祖庚亦  
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  
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  
禮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禮舞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  
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而亡也微仲膠鬲皆良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疏紂之去武丁  
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  
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  
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  
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  
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殷邦  
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錫殷邦  
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禡國百年  
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  
本其文則以高宗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年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  
未久逸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  
與久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動  
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  
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充卿士師  
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輿相爲敵讐馬融注云  
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  
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  
天壽降災荒殷邦方輿沉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  
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儀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

土爲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恣充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合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酒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割剝孕斯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儀淫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任主昏於上而政清窮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於盜犧牲性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羣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政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酒此遺風之善也由我化服則謂之風于是庶羣則下不酒酒尙諄諄以羣飲民酒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徵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橛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尙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孔子春秋曰務篤爲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而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植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旣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子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臚古其證一班固古旣人表於微子下注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間土證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襄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士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

皇清經解

卷五 宣王

焦孝康孟子正義

七

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然繼未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端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臏而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而立孫臏而立弟微仲也其云舍孫臏而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而立孫臏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微子為道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者般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世之後弟即傳己子而此是般法至微仲傳子未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般法亦非周法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為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子亦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蔡仲初立固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證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為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

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口

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

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

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微子仍封微矣至成

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

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為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為周臣

復為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祿將于京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

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

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

康詩不稱衛詁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然則弟衍稱微仲

不受爵那抑亦創戈之士有不臣之心不稱然則弟衍稱微仲

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統仲統叔是也

仲叔皆封統而兩分其地迷以並稱微仲不同仲也先後

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

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

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

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子仍得稱云檀弓鄭注微子

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

適子死立其弟衍般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般適子死立適

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

妾生微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為微子之弟非

謂立適子之弟也乃柔誤解鄭注不可為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且就膠鬲於次牲理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一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不至武王曰疾行甲子至師郊子曰是報矣膠鬲行天兩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重師皆諫曰卒病論休之武王曰吾已合膠鬲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合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子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法云此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不子費仲來求因予之篇云周有玉版紂今膠鬲索之文王不子費仲來求因予之篇云周有玉版紂無道也昔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扶押持也古通作夾押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未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鎡基田器

○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基田器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蕪研也又云研齊謂之茲其眾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此待時漢書樊鄴滕灌傅斯周傅贊作茲其周官雜法注作茲其月合注作鎡基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磬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鉏之偃句謂之宜宜之爲物未知其畜也又判其宜爲半宜以加於半鉏之宜其偃句謂之擗擗之爲物說文擗吾也齊擗斤引爾雅句擗謂之定爾擗字作斲斲說文擗吾也齊謂之鎡鎡按說文有擗字又擗字並訓斲斲擊吾於擗從木當爲鉏斲從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斲之者也故曰鎡鎡一以攸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潤斤向懷句斲之俗呼緝字二者同名其實然皆擊而後用木並向懷而斲擊之其偃句之度則皆一宜有半元人植農書載三器一曰鑄鑄名也良輯詩曰其鑄斯趙以鑄茶藜釋名鑄也迫地草也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擗鉏古云斲斲一名定耨爲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確稍狹上一名短釜以受鉏鉤如鴨項下帶深傍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偃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底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

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田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未木三折於首以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據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則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庇讀爲棘刺之刺刺末下前齒接相則相爲末頭金上有瑩以貫未末庇即末末之木以納於相蓋者先鄭以此爲相之頭兩金也今岐未末岐者後鄭相廣五寸注所謂今之相岐頭未相分別精庇爲木材故宜與相金材異也程氏所說茲基未相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脫耳注待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此農曰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各有其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

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

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卽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卽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

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舛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顯考異云此

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披山超海

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

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與

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

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

論訓云體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頽頽頽也頽頽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

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疾也闡氏若疎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驛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驛也方音驛傳也郭璞注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宜語也爾雅駟遠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驛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遞之稱以置郵謂之驛自竟上之置郵謂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解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曰郵傳命此為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孟子引孔子言之證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

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誅注作民悅

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有意增損或據以為別本非也陸子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益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為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為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

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疏呂望觀文

圖○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憤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韓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通爲加故謂之嘉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盛德篇云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揚揚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難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卽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勇士也孟子勇

於德疏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必已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賁通孟賁顧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引許慎曰孟賁衛人不知孟賁爲孟賁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不知孟賁爲孟賁故也史記范雎列傳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

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義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

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注孟子欲為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注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精

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

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惡聲報之言所養有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為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萬

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餌招其末則請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

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為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為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

恙則齊亦不色橈不目逃行曲則違於戚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世主以為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

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為北宮黝字歟抑子

襄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

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膚也膚幕空

橈也故以肌膚膏音義云橈丁奴劬切五經文字云枉橈之

橈女綾反俗從手者撻擾之撻火刀反阮氏元按勘記云闕

監毛三本橈作撻按音義出橈字作撻非也易大過棟橈釋

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曲猶

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

士不知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

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

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  
毛也。拔是毛釋。豪撓之訓爲權。云撓同筮。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  
違古文撓。周書違以記之。撓同筮。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  
關木索。彼筮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撓鉏。撓挺相  
撓。擊捶本馬杖之於市。朝卽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  
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卽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  
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  
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禮。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合凡有  
罪者撓。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  
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  
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  
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  
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有殺人之陳尸。是也。見孟子者。僅  
得一市字。蓋古者撓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  
矣。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  
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  
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  
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  
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  
市之朝也。若撓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  
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檝。  
設員役以備巡。微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  
獨寬至禱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禱。何以卒歲。箋云。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禱。是禱爲賤者所服。上言獨寬博下。  
言禱夫。則禱寬博。卽是衣禱之匹夫。故云。獨夫被禱者。禱寬  
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禱懷云。○注：嚴尊至是  
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  
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禮記學記。  
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黜心目中。蔑視之無  
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  
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卽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  
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  
惡之言也。至猶累也。惡聲至卽惡言。令來。漢書外戚傳云：積  
致稔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秦拜爲郭生云：致謂積  
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  
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  
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  
養而無害。則爲善養。勦等之氣。不以直。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

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

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耳

非勇者也疏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

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眾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

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又

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

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

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異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

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灑者異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

納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

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

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

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閻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

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齒

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

子夏知道雖眾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

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正義

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

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

絕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

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為德

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百行之

本即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

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為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

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詩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

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眾也大戴記

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眾不如孝之

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眾孟施舍不

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眾孟施

訓為要於眾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昔者曾子謂子襄曰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于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備懼也詩云備備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

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疏

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即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備備懼也是備即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禍夫易於驚懼之不備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備備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云不驚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之類此以備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備備也言雖被禍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動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動懼也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會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黜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動爲得其要然施舍一以義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會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黜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勇不如即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

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

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

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

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

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疏告子至不可

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爲失

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

人以惡言加之而已受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已受之也成公

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

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

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

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

誣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

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心即動心

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

故自言勿求於心焉能不動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

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禪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

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

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心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

不櫻於心直是得失不營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生

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何恐懼孟子自

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

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

心使心得謙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

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此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

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嘗心上反祇求心托宮勳孟施舍

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

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

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賤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障離窮

得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

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

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

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

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

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

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黜舍之所養勇也求於

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

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

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

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

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乎既不能自反直養

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黜舍

之學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端行不憚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於心上求於心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當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

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哀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疏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爲志儀禮聘禮記

所念慮爲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

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貞蟲螻動蚊作之則骨肉無論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節可屈

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皆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

之充而神之帥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同異明是非則爲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

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利上善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

怒利上善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利上善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按勸記云音義出之

帥云本亦作師按據于祿字書唐人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疏注志爲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

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爲來至之至志之所

至氣卽隨之而止正與趙合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暴亂也氏元卽志嚮氣隨之意合

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卽曾子

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卽正也自反而縮故爲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卽義也卽不妄以喜怒加人也

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卽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

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既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注丑問暴

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

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爲噎說文

喉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網溫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爲氣壹黜之氣在必勝合之氣在無懼是氣使專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大

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善養使不一耳按毛氏此說陳組後近聖居燃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其處卽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卽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有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志至而氣卽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求於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吾氣爲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而不

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顯  
且因之以例之行而顯蹶是不持志而不動其氣也當其蹶也心  
於心勿求於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  
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其志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  
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前視會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  
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騶之養勇  
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爲養  
志是會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以乃爲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  
氣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志志志帥氣則有志有志有志無  
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  
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也此上但言  
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  
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所以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  
以長於

告子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

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大氣也疏注我能至氣也

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  
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  
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  
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氣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  
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  
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  
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  
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  
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  
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

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注言此至大

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

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

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

解以直養三字直卽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  
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

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澠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賈祠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澠淖於動則用之養教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莫延由纖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其為氣也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

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

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

若人之餒餓也疏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第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

### 皇清經解

#### 卷五直主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謂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為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為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有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于無形故云包落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曠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道字通絡為纏繞亦稟之義也道既為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為五行各屬於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專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餒飢也餒同餒飢即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

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義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道義然者精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不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是氣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氣虛而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憚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

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

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

### 皇清經解 卷千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汜論訓云秦穆興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

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行有不憚於心則餒矣注憚快也自省所行

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憚快也○正義曰

耳聽之必憚又知按篇云以憚寡人高誘注並云憚快也我

憚與陳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陳高誘注云陳快也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

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

義曰趙氏以密聲取敵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惟其

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

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則自有者義襲

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

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

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

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知義在於內

與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爲

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

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我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為雜雜為合合為醜一也生為育育為養一也義為直直為縮一也取為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

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

也疏注言行至福是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

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畱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

本孟子當作必有畱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

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

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

但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

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

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

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

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原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

而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

即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懌於言者求諸心

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即曾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則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

諸心而以心帥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

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特其志不

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在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充塞

於天地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黜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

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

勿求心卽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  
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  
不用氣而皆不求其氣惟孟子持志卽皆自反以求持志以  
其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持志以  
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乎義道則氣不暴  
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卽易无妄之妄事卽通變之  
謂事之事正通止卽終止卽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  
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  
於易者莫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闕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  
如孟子也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注握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  
人家人也其子握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

情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握挺  
○正義曰方言云握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  
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握郭璞  
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握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  
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重

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  
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  
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滅同姓何善  
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罷與  
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  
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芒爲  
罷倦之貌音義云丁春忙則讀若芒芒方言云芒遽也急遽  
所以致罷倦罷倦則意緩不急遽矣詩僕夫况瘁楚辭憂苦  
篇作僕夫憔悴廣雅釋詁云慌慌也釋詁云慌慌也文選  
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  
夢訛訛亂也僕僕昏也孫炎注云夢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  
顧野王云夢夢訛訛煩亂亂也楚辭九章云中閭昏昏惛惛  
賈誼新書先醒篇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  
云煩惛云悶昏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  
慌之訓爲夢與芒芒所以爲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  
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  
人蓋卽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  
家是婦以夫爲家楚辭離騷云徒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  
故周易家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  
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握苗而歸不必專

告一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爲稟國語魯語云猗魚鼈以爲夏稿注云稿乾也是乾枯稿義同閻監毛三本作喻人之情趨福者必有善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效釋文云邀抄也邀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呵天護之福勢敗援緩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

義當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

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閻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按勘記云遲是也讀如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遲容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木作常恐其作義又閻監毛三本注未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也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得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心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卽生也亦卽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的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善勇告子不氣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爲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卽指

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  
長之則豈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  
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爲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  
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卽經文涵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  
其爲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  
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  
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  
下勿助亦不可爲助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  
事而餒亦不可爲助舍之養勇而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養生爲善  
長也長卽養也亦卽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養生爲善  
養卽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  
不善養卽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氣反持志直養集  
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其氣故云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  
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  
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  
擷苗者也是助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  
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嫌於心而一以其  
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  
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千根矣  
無以擷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  
浩然之學忘其心爲助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  
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亦不耘苗苗之病雖不自  
我害之而苗亦其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  
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  
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園曰敬事專君曰敬  
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之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  
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  
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  
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靜處靜時  
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  
間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  
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  
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  
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氣致其知則心有主  
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  
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  
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  
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  
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說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  
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何謂知言注丑問  
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衰人  
若賈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  
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  
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  
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  
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

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詖詖也見集韻類篇詖玉篇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熊孝廉孟子正義

三

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詖人徐錯傳云詖猶險  
也今本論作險馬融注云險利佞人也說文險險詖也險利  
於上佞人也惡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憇民今本惡作險馬  
融注云險利小見事之也韋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遂利  
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漢延之和謂監靈運詩注引  
倉頡篇云詖佞詖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  
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同極險詖顛倒詩序云內  
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調之心並義同實孟子言雄  
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  
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雄雞  
斷其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  
懼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斷其尾而人曰  
懼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雞也  
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般也己謂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乎  
雞惡為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  
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  
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為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  
是為理詖○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  
淫隨理也浸猶漸也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即美也淫美猶  
美毛詩兩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即美也淫美猶  
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  
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

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天子信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險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之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為此巧獸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害申生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伸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王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穆子牛與公御菜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王玉環王使牛告穆子牛不見矣告而詐傳穆子命使王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注有隱至夫也○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離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為隱遁之辭秦客度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度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義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趨也是也○正義曰知其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賓孟驪姬豎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為詖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盆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度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莊王好隱

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言諷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為窮知之尤無足為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為孟子之知言乎鸚冠子能天篇云諂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諂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為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說與孟子小異以諂辭聖人知其所諂蓋此諂辭即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諂辨論也古文以為頤字頤廣雅訓詁說文謂偏書義此頤與偏並舉頤即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諂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賊亂在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即諂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為浸淫隨理驪冠以為因墜佃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

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  
 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  
 虛兼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  
 鈎鈇折亂墨則不知別視疏從橫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則  
 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諄諄上下之序蓋水循理  
 際而人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  
 謬於統理道義鶻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君無  
 春秋統理道義鶻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君無  
 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  
 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  
 與其併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君是之惡張曰功造作語言誣  
 惑眾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  
 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  
 室且翬封執政相倚為彘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  
 是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  
 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為之先導  
 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為悖道之言其甘於  
 為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  
 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  
 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鶻冠合邪辭于詖辭  
 而分遁辭為詐辭陸佃以詐為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  
 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  
 則隱而不明是為遁任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為詐遁即詐也  
 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  
 詐隱藏以為鈎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  
 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生於其心害  
 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注生於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  
 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  
 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  
 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  
 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  
 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吾言矣又云害  
 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得吾言矣又云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誠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  
 蓋楊偏執於為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誠也楊之為我有合於

會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  
飾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  
淫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破陷離窮皆心也該淫邪通生  
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該淫邪通之造之自  
下大有碍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該淫邪  
通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  
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  
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  
言不免該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宰我子貢善爲說  
辭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

則辭命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然

則辭命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

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

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

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

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

皇清經解

卷之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无

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

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

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

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

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義之

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

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

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

惡不然而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難篇云  
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  
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  
惡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  
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

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  
顯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  
子貢言之曰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  
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  
衛引作饜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

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

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

體以喻德也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

體疏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

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

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禮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

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

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

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

支通說文作𠄎亦作𠄎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

之政令微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

何居也注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所不願比也

於諸賢欲注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所不願比也

何居也注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所不願比也

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心可願比伯夷不疏

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昭抱經

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

說極確趙注本瞭然丑問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

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

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

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

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

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疏矣○正義曰

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疏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辛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雷也速疾去也

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注云為久稽雷之辭說文彳部云速疾也

久屬仕言故云雷速屬止言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

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

量時為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莘莘以自幾

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進退無常量時為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庶在即

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為量時 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

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

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文此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

女部云嫌疑也謂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

丑疑三人相等也 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

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

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為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不為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為則不憚

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

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

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  
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  
爲五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汗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

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汗爲窪也按汗本作滄  
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  
屬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滄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汗論以汗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子宰我名也以爲

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

元按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聞監本三本足利  
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  
無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雋孝廉孟子正義

三

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

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音五音之

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

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

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

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  
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  
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  
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  
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  
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語隨會聘  
周篇章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  
邱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

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  
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

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

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

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糸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下推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

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

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汗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衰辭在其中矣亦以明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熊孝廉孟子正義

卷

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幽風

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螻同蟻禮

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家注云積土為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

是蟻封即螻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螻垤詩召南于

彼行潦大雅洞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

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

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也此道旁流

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象傳文阮氏元校勘

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同類而智殊異高誘注云殊

異也文選薦福衡表云英才卓犖注卓卓犖絕異也萬類統

人物而言麒麟與眾獸異鳳凰與眾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

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

中本絕之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

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蓋以物含

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會子之自反自反而

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

反而餽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使尚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尚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

黜舍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

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  
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僮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  
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  
惟得乎此而說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  
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  
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  
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  
皆為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  
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  
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二十二

焦孝廉孟子正義

書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

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

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

王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

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討之所有不過

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

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

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諸先

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

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

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瞻足

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

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

也疏注瞻足至者也○正義曰瞻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

云愁悴不瞻者高誘注云瞻猶足也又先已篇云雍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閻監毛二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瞻故下以力不瞻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瞻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瞻而從人故云以力不瞻而從人則以德服人之類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

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詩云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人者豈用以服人乎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

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

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

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

皇清經解卷千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

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為榮注

云溼謂地溼氣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

云人皆赴高已濁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為都居注云都歇

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

其理注云埤讀為卑裾與裾同方也拘讀為鈞曲也其流必

為近水泉之處為水漸洳不免於溼也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

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在其事

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凡

子云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服

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注及無至  
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  
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  
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  
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  
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以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  
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掩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  
說文多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二字義  
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著  
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為修明一為明審趙氏以政教  
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為畏懼廣雅釋  
詁畏懼是也一為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  
心陰巨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綱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國鳴鴉之  
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鳴鴉小鳥尙知及天未陰

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疏注詩邠  
○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鳴鴉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  
土桑根也箋云綱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鳴  
鴉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繆其牖戶桑根之皮必  
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爲剝趙氏訓徹爲取廣雅釋詁云  
徹取也徹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  
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  
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也杜古字通也綱繆卽纏  
繆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綱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  
而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鳴鴉鴉鳩陸璣詩疏云鳴鴉似黃雀  
而小是鳴鴉爲小鳥也今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  
名之曰鳴鴉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邠君曾不  
如此鳥此蓋三家  
之說與毛異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

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

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壽說文  
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

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卽仲○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云敖出遊也敖同遊

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卽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唯

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尙書太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書之別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交臂从虫辭聲衣服歌諸草木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孽庶子也从子辭聲王篇孽或作孽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雖雉者經云高宗禱日越有雉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禱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災惑其徒三舍君延年二十

一歲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災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

是夕災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

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隅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違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與孟子所引

字雖有異而大指無殊惟追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逋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

於未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

矣注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德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于人之俊萬人者謂之英秋

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秦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

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異知足以知

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

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曰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

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宣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辨名記辨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

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才過萬人曰傑于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夏兩紀

皆云才過萬人曰傑于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夏兩紀曰家千子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子曰

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傑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皇極謨云才德

過千人為俊百人為才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眾者之名故典籍隨舉為稱或言俊傑或言俊又或言豪傑或言英傑

趙氏籍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眾也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

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

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

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各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

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各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

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韋師職云以塵里任國中地鄭司農云塵市中空地未有  
 肆域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塵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塵里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塵商賈所居  
 之塵在市王制市塵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  
 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  
 引以為證然則塵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  
 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  
 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塵人凡珍異之  
 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塵鄭司農云謂滯  
 貨不售者官而不居之貨物沉滯於塵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  
 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塵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  
 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滯藏於市中而不塵則天不  
 曰塵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塵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  
 之故曰法而不塵元謂不售而在塵人則將瘦靡腐敗為買  
 之人膳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自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塵而  
 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塵  
 人掌斂布帛布總布疋布疋布而後入於泉府注云塵布  
 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日塵而不征是以塵為稅其舍  
 即此塵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塵有征上文塵布是也云不

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  
 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塵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  
 地耳不當征其塵宅則是法而不塵乃申明上塵而所以不  
 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  
 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其法  
 出之使不久滯於市塵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塵人注云故書  
 塵為壇杜子春讀壇為塵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塵里居區域  
 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塵田百畝及載師塵里居區域  
 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塵布謂貨賄停儲邸舍  
 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為塵不得為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  
 顧壇墀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塵非壇墀  
 也商之大舍為塵塵猶塵也故後鄭以為民居區域市物邸  
 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堵於空關譏而不征則天  
 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為市宅是也

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  
 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

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議異服識異言征亦稱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家宰也不知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注云征塵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舍舍其出布如市之塵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為周公所作故以為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關監 耕者助而不毛二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

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

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時宜公無恩信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宜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

皇清經解

卷于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為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仍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為橫則當如杜說矣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民矣氓者謂其民

也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

謂不樹桑麻也布粟也孟子曰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事二十五家之泉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為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

日錢是布爲錢卽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踰合通謂之塵上文塵不征法而不塵之塵是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起公謂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閭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塵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閭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閭民無常職轉移無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閭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音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毗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毗如說文引周禮以興勳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陶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古文古本無者謂其二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季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之其亦可訓爲之氓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

所欲者也疏

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

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

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為政

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

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王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沮水吏也吏同使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

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疏眾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詁云擾擾亂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

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嘗

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

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九圓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在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

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

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

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

乍與詐通卒與倅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也禮記內則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楊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恐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為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申明之言惻隱為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為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為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為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論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注云各者謂聲譽也故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

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

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為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愜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觀曰孟子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為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惻隱但不能演用為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

用之疏序頭也頭首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為曲在人心為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字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仁者生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為得且言義

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三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益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感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邇之天道自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理在人爲生之心是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氣化推行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已去仁已去仁則已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蓋惡辭讓是非卽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智之端卽具矣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

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贍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爲言則本

可生道道不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爲善

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

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

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

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

云擴音郭字亦作曠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曠滿  
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曠弩太平御覽引尹子云扞弓鞞  
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曠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日曠並字  
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  
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曠同按說文弓部云曠  
讀若郭郭卽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  
曠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卽說文讀若郭之  
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  
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卽  
此訓矣曠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卽卽謂曠而充之淮南子說  
山訓云曠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卽卽謂曠而充之淮南子說  
充之卽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  
勢不可遏止故由微不至而無所不至故放諸四端旣知擴  
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端旣知擴  
安保也論語里仁爲美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  
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  
卽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卽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  
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  
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  
豈尙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儒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以上以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

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

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

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

當慎脩其善者也疏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

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

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各可爲矢故矢卽名箭也閻監

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

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鎧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

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  
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  
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  
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冑字皆從冑冑者古  
者用皮故各名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億  
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

名甲為鑿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為鑿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詞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右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鑿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鑿牙較崑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鑿鑿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為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傳云介甲也秦風棗駟介羣箋云棗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傳二十八八年傳駟介百乘淺也謂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為鑿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鑿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鑿著雞頭鄭眾亦云介甲為鑿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鑿亦以金為之此又可用證以見當時鬪辨之狀尚如此蓋亦有所仿效為然其入得用金為鑿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蓋鐵慕劉氏云謂以鐵幕為臂腫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為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為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巫掌祭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屏以除疾疢注望衍讀為延望祀謂

有性醜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醜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屏讀為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祓衍之禮祝號堂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為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巫入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括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句讀禱代受青歲時祝將事候禳求遠臯疾男巫祝行旁招鉅寧疾病女巫裁時祝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癡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屬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槨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置而治役及變執斧以泄匠師注云匠師主眾匠又云碑師子豨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桓楹駟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碑匠師出之則棺槨亦匠人所為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窆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娘薨初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為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為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益售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

匠人卽以棺爲售閻氏若據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甕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然意

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東部云東分別簡之也東古簡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

者何得爲智乎疏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

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固利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仁止之者不仁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

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子正義

古

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

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出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交上有由字如恥之莫如爲

仁注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

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以

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

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而已矣孟子曰此文蓋有所

本首言術不可不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

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已也

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已繼以反

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爲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

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

其過過而能改也尙書曰再拜諫言疏注尙書至諫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

解字注云咎繇謨曰再拜昌言今文尙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尙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振平子諱黨言允諸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諫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諫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弼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大舜有大焉諫古字通苟字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

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

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虞帝也閻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

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出巍巍之爲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述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象傳云同人柔得位乎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吝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吝若自其口出皆衆人有善是甚也衆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之善與人同也舍己卽子路之改過從人卽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楊墨自耕稼陶漁以至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已執一之非也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

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疏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若窺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讓謀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堯稷今大禹稷稷篇不存惟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及皋陶拜手稽首矚言廣元首叢腫之歌而帝且拜而俞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邇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而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卽是樂與人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

恐其汚己也疏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傅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盡

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地燭夷也夷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夷地也然則炭爲燒本已夷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本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尙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醜趙氏方言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云或曰汜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流或曰濁汙與汗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流焉趙岐注云秋淫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汚也漫流並與醜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知避之以絜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汚宰相摧辱公卿汚塗淫義相同故汚謂之漫亦謂之塗塗謂之絜亦謂之坊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皇 焦孝廉孟子正義

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疏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分注云不汚曰潔引詩者邛風谷風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脣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茲不我脣以謂不我以爲潔而用我也此不脣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汚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蟪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鬻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對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謂商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者邢孟苦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微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不義諸侯多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侯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

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憫也

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污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正義曰阮氏元核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

亦作阨按說文佚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

字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柳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

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

選引晉灼云阨古厄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

選稽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也衣部曰褻者但也古但褻

字如此祖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褻字皆改

爲祖褻矣衣部又云贏者但也程君申也徒凡曰徒曰但皆

褻祖也肉袒者內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

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贏程徒褻祖也贏者

說文贏祖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玉制贏股詎釋

文贏本又作贏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裸匈而生也史記陳

丞相世家裸身而佐刺歸並字異義同贏之言露也月令中

央土其蟲裸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荀

子蠶賦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揚倏注云儻儻無毛羽之貌

義並與贏同程者說文程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褻裸

程於我側程之言呈也方言袒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程

大

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

足徒袒韓策云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褻者說文褻袒也凡

去上衣見褻衣謂之褻或謂之袒褻玉藻褻之褻也見美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美鄭  
風大叔于田篇袒褻褻褻虎爾雅云禮褻內褻是也禮與袒同  
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夫  
成法則云父黨無答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褻與褻有何  
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褻褻禮之文也  
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褻又云裘之褻也見美也君在則褻  
者孟予袒褻破褻截然不同袒褻見美本爲文飾而卽以之  
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兩相發明蓋袒褻  
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褻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  
褻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曰袒褻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褻有  
加衣之袒褻去衣之袒褻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  
褻暴虎郊特牲肉袒罰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  
家內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裳錦網裳謂夫不皆敬事也加單衣於  
袒褻則爲風衣錦網衣裳錦網裳謂夫不皆敬事也加單衣於  
其上謂之褻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褻則其美見焉又有褻  
裘如狐白加錦衣狐裘加緇衣狐裘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  
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褻之而美見襲則揜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大

而美不見植弓所云襲裘而弔楊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褻  
爲藜加衣之袒褻爲敬而弔弔矣○注柳下去我邪○正  
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  
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  
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僖公十  
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駭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惠焉注云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  
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  
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僕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  
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爲魯公族大夫  
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  
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  
顏觸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士誅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  
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  
見鉛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  
同高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  
惠子居南郭因爲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爲名禽  
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也是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  
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卽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  
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  
爲文魏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  
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及下  
卽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准  
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注云憊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  
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悶懣也鬼谷子云憂者  
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憊卽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  
訓憤也善己而已解我爲我惡人何故由由然與之借而不  
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裸袒之人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借俱也與之儼行於  
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緘不暫去

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由潔也○正義曰廣

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與大義同楚辭  
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  
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  
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木新

生之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  
云油油悅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不  
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以生  
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  
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  
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  
云柳下惠處魯二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  
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  
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誅曰夫子之  
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善兮屈柔從  
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總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體悌  
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濫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生之此  
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宜油油爲惠今門人謂此生之  
與下將陷於害相質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  
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  
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  
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卽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  
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  
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  
然救斯民全其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爲能挽  
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挽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爲能免我哉不自失所以不  
能免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卽由  
由由卽生矣趙氏不解袒裎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  
朝卽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卽豈脫衣露  
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裎裸裎卽指昭善斯民  
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  
大陵保大衍注云保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  
豹爲羸物列子以豹爲羸羸卽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  
裸裎假借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爲  
裸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許也彼可許者怠慢者  
也路宣者也注云路暴露也賈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  
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  
在側而卽以爲焉能免我此卽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  
人免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卽止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  
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一任諸羣小之爲莫  
執一已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  
或救止則亦豈得爲潔哉故位不以去爲潔而悠游下位足  
爲以矯潔爲高者示之鶴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  
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  
三黜閻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昔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

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一人之行孟子乃評之

疏

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注

云隘猶狹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邦有湫阨劉逵注云阨小也湫阨卽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蔡母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夷爲聖之清惠爲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蔡母邃易趙氏義云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

所本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雋孝廉孟子正義

三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疏

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

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